白華後稿

白華後稿卷之三

南滙吳省欽冲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說

說雍謹序

乾隆五十年春二月丁亥

皇帝飭法從服禮服祇事於　文廟六奏備作神人豫和遂　詣彝倫堂更衮服宣講則乾隆三年聽講處也當三十四年　上釋奠太學臺臣以建置辟雍請格部議未舉四十七年　上臨度面勢　命給少府錢卒作興事鑿池甓圜中麗穹宇有門有橋古槐遠

隆役蕆上冬禮辂兹日越王公百執事聖賢裔姓逮六
館生徒軒鼚翔濟迦序於　辟雍之南候　駕臨講
敬止健行揆符合一稽唐虞三代而下人主歷年七十
上者紀年至五十者上下千數百年間世一遇至如
五世一　廷愉愉緝緝昔　孔子集羣聖之成爲生民
未有　皇帝以帝王未有之聖集帝王未有之福之
成惟是建國君民教學首善古辟雍之制與夫臨雍講
學之典有是名當有是實卽一端而我　皇上紀綱
法度禮樂政刑之全胥準此已以臣弇昧利覩　國光
不揆不文謹譔說雍一篇拜手稽首而獻曰

古無辟雍之名至周始置王制天子曰辟廱廱通作雍辟雍者天子之學於虞上庠於夏東序於殷右學即瞽宗周立四代之學合太學爲五學太學在東東膠又在辟雍之東辟雍環水天子承師問道行禮樂宣德化多就此行之其餘國子之學學禮就瞽宗學書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就成均此以知太學非淸廟成均非辟雍韓詩說辟者辟取有德蓋讀若闢鄭康成禮注以辟訓明以廱訓和使天下之人皆明達和諧其義靈臺詩亦言在辟廱中感中和之氣而大戴禮曰明堂外水曰辟廱是妄以明堂辟廱爲一也

蔡邕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是妄以廟學明堂辟廱爲一也頴子容春秋釋例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總謂之宮是妄以廟學明堂辟廱靈臺爲一也魯詩說文王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是妄以淮南子文王有辟雍之樂指辟廱爲樂名也陋儒信之皆從而述之要之殷太學在郊故文王辟廱在郊周太學在

國故武王辟廱在國在郊故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在國故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或作雝朱子曰雝澤也說文無雍有廱廱从广讀若儺象對剌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故从巛毛傳曰辟廱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孔穎達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地高故以邱言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

臣竊以以水繞邱則必以邱起宮天子有辟廱諸侯有泮宮泮宮半於天子之宮也泮亦作頖頖池象璜圜池象璧池之上皆當有宮西漢末治明堂辟雍光武中元

立明堂辟雍靈臺三雍班固詩有辟雍湯湯之語而大戴禮固云明堂外水公玉帶所獻明堂圖亦環有水以雍訓和本融而爲川之義詩來雝論語作雍意漢時靈臺亦壅水故曰三雍若雝廱皆从川以水而言當从雝以宮殿而言當从廱楊慎引水經泮水一名雩水在靈光殿東南即魯泮宮故址泮乃水名不得以泮林爲半林豈得以泮宮爲半宮不知古天子諸侯有澤宮今府州縣衞學之廟曰泮宮宮前有池池若半圭而　京師有廟有學無池　皇上君師統合議禮制度考文作辟雍作　辟雍殿殿之制既立故其文从雍不从廱

池圓象德圓　殿方象行方規矩之象昭焉天地之撰
合焉頁以　釋奠之典數舉　臨雍之典再舉而彝
倫之堂可謂之學不可謂之辟雍今有橋有門有池與
詩注王廱水之外圓如璧者合有　殿與記所稱澤宮
者合講闡經訓丕變觀聽與白虎通所稱行禮樂宣德
化者合先舉　釋奠與記所稱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
遂適東序者合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大昕鼓徵臣
庶感化彼綴文羣義之徒或曰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
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或曰辟者法之
所自出本之以爲禮廱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附

會穿鑿本義愈晦惟禮統謂辟廱內如覆外如偃槃禮書謂辟雍圓而函方陰陽之義與圜璧之義不背然言辟雍不言辟雍殿則由知辟雍不知古辟雍有殿我

皇上因心作則所傳者唐虞三代聖人之心所行者唐虞三代聖人之政所議者唐虞三代聖人之禮創建非常洋洋堂堂懋歟　聲教仁敬孝慈信倫之所以敘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德之所以純亦不已也雝雝乎　議道自已隆禮由禮不特視漢唐陋儒專以辟雍爲習射養老處者意量固已霄壤即文王在郊之辟廱武王在國之辟廱其淺深廣隘夫豈可同日語

哉是故元明以來數百年未舉之典至　皇上而興實則唐虞三代以來盡美未盡善之制至　皇上臨雍講學將事豫備作　辟雍卽旋璧之邱作　辟雍殿而天下萬世始以知彝倫堂爲國學太學　辟雍殿爲
天子之學殿取諸广故詩禮並从廱漢書从雍作

說雍

說壽謹序

歲上章奄茂壯月日十有三恭遇我
皇上萬壽八旬之紀紀年則乾隆五十五年也易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今　聖壽紀十則紀年

當五紀年當十則　聖壽紀五前紀年四十五合九
五之數爲　皇上七旬萬壽茲紀年五十五爲天地
初合之數禾一熟曰年年从禾从千千生萬萬生億億
生兆兆生京京生秭故曰萬億及秭凡天地之訢合統
於人人皇歲四萬五千六百較天地皇三倍之古人臣
之頌君曰天子萬年曰天子萬壽曰萬有千歲壽則年
也歲也自萬而贏非自萬而囿也　皇上日强莊敬
自丙辰前未　御九五與紀年九五以前　聖神
文武之德若業館臣恭纂　萬壽盛典例不備載而
臣日在燾載戴天而不知天之何以高明與悠久謹竭

愚陋繹洪範嚮福始壽之義謨說壽一篇拜手稽首獻焉其辭曰

福者天所以嚮勸也福莫先於壽壽久也年齒也一曰疇也壽之得養之得也養非有他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神仙之訣服食之術無憂患思慮之怡泊然無爲聖者弗尙也祈天永命所其無逸也則何以曰仁者靜仁者壽也曰知仁一也仁者無不知知故動動故樂也樂莫樂於壽也知仁互宅動靜互根言動靜猶言中和言樂壽猶言位育也位者天地之壽育者萬物之壽也萬物之壽萬物之福之大者也我　皇上念之斂

之錫之也識耆筵者三千叟抱元孫者二百有餘戶集
試而首以皓也從耕而背以鮐也四男一乳雙穗一苗
蜨以冬栩彖以甸馴莫非育也何莫非壽也四方正供
普蠲再三費也惠也金粟億萬萬計也偏菑振貸無歲
無之　豫游所經減租賦又不貲也福之富亞於壽
維　一人之富散之以馭天下之富故天下之壽聚
之以獻　一人之壽也壽靜體也靜可樂動亦樂也
樂本和和本中中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無心　聖人
之心乃其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位在天地者也
肅乂哲謀聖位在　耄念者也耄通耄旄髦期倦於

勦非舜之言僞古文尚書之言也書言來備庶用徵
皇用建也五緯之汁七政之不忒海之委淮與河之
原自然而位非自然而位也由山川鬼神等而上之至
兩郊之大祀靡誠弗應靡敬弗格也格之必佑
之佑之必壽之孔子於舜之大德以壽胲位祿名之全
此其義也舜之德在大孝我 皇上覲揚 前
光啓迪後緒輿衣冠服御及輿錯張弛之道時對越也
是 宗廟饗也輿語言文字及敬信節愛之道時
訓行也是 子孫保也舜之大知在用中我
皇上矩從衡懸準平繩直若河湟逆回先後伏誅與夫

海臺之耆定黎交之罙入也猶是平準回平促浸趱拉之烈也中之發諸怒者然也元日布告中外篤慶與夫葺勝朝之陵廟封遠藩之嫡胄也猶是郵巴渥錫之歸順嘉班禪額爾德尼之嚮慕也中之發諸喜者然也發動也未發靜也靜仁之體也中象也不中則不和不中和則不位育位育者　天所以疇　皇上也中和者　皇上至誠無息之所以格　天也不息則久久即壽也壽世者文　御文自二集以溯初集也　御詩自五集四集以溯初集也六詩之補四詩之譜十鼓之摹則述而作也壽考者作人正科　恩

科自己酉以迄丙辰也諸科自　行在擢選詩賦以溯經學之璨博學鴻詞之試也三館以輯四庫以成七閣以建則巍而煥也而　上淵然不自壽也惟日孜孜五十五年一日也即萬年一日也而下訢然頌得壽也衆人熙熙百千萬人一心也即百千萬心心一人也鳥帯之集也外諸侯以其職來貢也其他嵎嵎雁使若朝鮮暹羅南掌東由塞西南由徼也頂經巴勒布也遺孫布爵特也宅南小邦之長蛾伏闕廷願附陪隸古史策見未有也立壇者誦經也撤幕者張樂也化城湧於綺陌寶炬爛於碧霄也出巷而繡閣珠簾平

地而畫橋丹嶂也華封人之祝幽七月詩人之稱觥皆
稱壽也至今日而稱　天壽也壽本作𠷎从老省𠷎
聲𠷎亦作𠷎𠷎書疇咨若時疇咨若予采是也其作𡊩
則田之耕治者也書九疇謂龜文象田疇錯落也其从
𠷎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是也誰也書言
疇者三一聲三義言壽者再聲義一也爾雅壽星角亢
也數起角亢是曰壽也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皆壽星次
也然未足以語我　皇上之壽也與　天同用
蓋與天同體也雲霞日月　天之用日新而
天體今猶昔也禮樂政刑　聖之用日新而

聖體今猶昔也體主靜用主動動知也靜仁也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謂君臨天下子謂子愛萬民也八徵念民迺申以五福之嚮壽也以壽嚮勸是謂疇也是謂久也是謂中和是謂位育是謂仁壽之統會夫知樂也

說傳謹序

維

天眷佑我聖清於昭烈光作求世德景祚純嘏萬斯年時罔紀極粤乾隆六十一年歲丙辰月正戊申朔太上皇帝御太和殿傳位皇帝

自外廷以薄四海咸紀嘉慶元年壽載清寧民物和說蓋神堯以來四千百有餘載生民未有古帝王未有也禪舜禪禹中天稱盛要不一姓元會固然後之外禪無論已北魏延興祇以崇尚二氏禪代自逸唐高祖睿宗元宗宋高孝光三宗之世皆有內禪譬爝火之見太陽涓流之望瀛海讀韓愈對禹問語雖近正猶未釋自視自聽之義耳慈孝者天下之大經聖人之辭亦曰經易十翼有說卦至說夏禮殷禮職思文獻故識大識小尚焉臣曩獻說雍說壽二篇一以識 太上皇帝辟雍殿禮成之盛一以識 八旬萬壽萬萬壽禮成

之慶均媿不文叅承　襃賚際茲　傳位大
禮曠軼開闢雖雅頌之體難爲蹈詠矧敢以尋常符命
之辭滋之褻越謹成說傳一千四百八十餘言推
上天符望之原暨萬世子孫臣庶無疆無期之祜
拜手稽首進爲說曰
歲德柔兆曰丙執徐曰辰初曰元日出土曰旦傳曰授
聖人之大寶曰位位傳傳政也政傳傳道也堯傳舜舜
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孟子傳
是道也堯傳舜舜傳禹傳是位也禹之位不能待湯與
伊尹萊朱而傳湯之位不能待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

傳傳位者必其傳政與道者也反之之聖無論矣孔子
孟子之位不若周公周公之位不若文王文王之位不
若堯舜禹禹傳子堯舜不傳子禮七十曰老而傳註傳
家事於子也家有事國有政天子天下爲家位之必得
由於大德其極至於得壽而祿與名在其中孔子曰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繼世曰傳世父子相繼曰世三十年
亦曰世禪曰代曰續亦曰傳傳位卽傳政傳政卽傳道
傳道卽傳心心之在人猶之在天天何心以聖爲心聖
何心以民爲心舜臣堯而堯之位傳舜禹臣舜而舜之
位傳禹莫之爲而爲也天也

太上皇帝沖矜而

祓　祖眷首祚而祈　天眷循六十年
一周之運緜數千年一見之　武先焉弗違後
焉奉若莫之致而至也　天也一貫三爲王王
者母地父天天仁愛斯民先仁愛其子天仁愛其子由
仁愛斯民民歸之天與之史之言內禪者無是焉經之
言外禪者由是焉舜傳禹之年當九十五歲孔安國謂
舜六十二歲卽位又三十三年乃求禪禹是也堯傳位
之年孔安國謂八十六歲堯年十六自唐侯升爲天子
在位七十六年時年八十六咨命舜與代是也堯卽位以
甲辰舜受終以丙戌辰者萬物之蜄也伸也萬物舒伸

而出也丙者陽道著明也或曰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首甲會子次甲會辰辰所再會則爲丙安國所說類後出之古文尙書之言後之人依約推之今之
聖符節合之無心成化榮鏡往典箕範之言五福來備會及此哉非冀之致而至者哉雖然福者德之致德者福之基德若堯舜至矣茂加矣堯舜禹之德孔子以大哉君哉有天下而不與盡之矣宰我之贊孔子又以賢於堯舜遠矣堯與舜固君臣非父子矣今　太上
皇帝德之賢於堯舜民無能名　臣　請名言夫　福之賢於堯舜者　五世一堂不日而演次六視九

族之親睦孰優六幕一廷服寀而計絜萬視百姓書注百姓百官也之便章孰勝天西海東交南漠北職貢而効隸僕視萬邦之協和孰廣風和雨甘穀成年順成賦而錫金粟視九年之昏墊孰嫩至如　躬親大祀徧秩百神豈直內外之類禋書身循俗冠服守古豈獨蠶軒之鼓舞　省方觀民治河及海豈計肆覲四朝之載引對日勤升籲路闢豈襲四目四聰之迹矧乃河出瓊磬土出鐏鐘何如九招之奏笙鏞課晴旰食課雨　宵衣何如五弦之鼓薰時　五集麗於星雲　十全邁於千羽禮樂之興百年而

又百年　　仁壽之治必世而復必世有　聰
明耳目天下皆寧之樂無明揚側陋耄期或倦之咨有
考信著義舉世至治之徵無殄行讒說迪哲其難之慮
蓋古之天以禪爲繼堯舜特揖讓以開先而事行其偶
今之　　天以禪爲繼　　　堯　　舜在翼詒
以昌後而理卜其常　　默籲自元載之初貞符荅
九天而上諄諄然喁喁然覶所云薦之天而天受者其
跡咸近遠長短廣狹何若邪彼唐詔令所載宋新禮所
編授受有儀起居有節其又何力之與量何德之與度
邪臣又聞易保太和太者太也奉　　太上之徽稱

書建皇極皇者大也仍　皇帝之鴻號　頒
冊太和之殿天下於以集保合之禎宴叟　皇極
之廷天下於以仰敷錫之本稟　訓行於　定
省颺喜起於　明良唐哉　皇哉　皇哉唐
哉唐傳虞分而兩朝堯典不過冠虞書之首也
堯傳　舜合而一家乾元所以衍震卦之序也既生
堯復生舜謂同出姬姓而難稽幸遇　堯載遇
舜信申錫　聖朝而罔斁維　皇祖享國
長久而　聖述之維　天子篤祜顯承而
聖作之作之君作之師天之佑下民也然止於慈止

於孝天之新周命也然傳以子立以賢　天之
緝熙維　清也然歲元日元元氣融液元乃善長厥
體曰仁　天仁愛我　太上皇帝之仁愛
斯民能法　祖以致孝而不敢踰其矩
天又仁愛我　太上皇帝之仁愛　子帝能
尊　親以致敬而不啻執其矩闡旼元之旨者以
仁爲訓不知元年非曰仁年昧善終之義者以終爲諱
不知有終乃考終命堯舜之智乃能知其臣之賢賢故
禪也堯舜之仁不能保其子之肖肖則繼也假而孔子
孟子生今之會際今之運等差百王揚摧美懿見今

聖人之家天下賢於古聖人之官天下首出庶物
繼
照四方　聖位傳　聖政傳
聖道傳　聖心傳心傳　天心位傳
天位傳也繼也禪也何論乎唐虞何論乎夏后
殷周之盛

壻上海喬洤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四

南滙吳省欽冲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序

後序 進作 以上經

壬子江西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七年五月臣吳省欽以工部堂上官扈從

山莊六月幾望禮臣以江西正副考官請奉旨以臣省欽及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王天祿往陳謝之頃

命卽治裝起行克期抵省入闈祗事誓於明神罔或不職寅恭夙夜蓋匝月而已於事焉臣聞言以足志文以載道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其尤精者

也苐志有岐而道無岐岐於道者非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在孔孟之言立言者志乎孔孟之道而文之以言言之文行之遠此朱子之文淵然懿然在宋文中爲最醇初不必與世所稱八家者爭而更數千百年八家者或有時而息朱子之文不可以息也且如八家中因文見道之韓愈特起於道喪文敝之餘當時笑之身後罕有述之至歐陽修而其文顯至朱子爲之考異而其論愈定夫文一而已歐陽修以進士詞賦之文爲時文八股代興遂移其名於經義雖曰經義而排比之體實祖詞賦與散體若絺綌之不可以合其間英異之士思以

古文爲時文而志不必盡足道不必盡載若前明之江
西四俊臨川五家其文不脛而走海內然求夫淸眞雅
正人　欽定四書文而無愧者亦不多見焉我　皇
上闡繹經訓金聲玉振計　御製說經之文不下二
百篇莊誦一言卽一言而賅羣經之蘊是謂至文是謂
大文臣下仰窺細測苟得夫百之一二以爲文則支離
破碎與夫浮游不根之患舉可掃而除之而於道不以
遠於舉文亦不以不利臣寒門末學自閣而館自戊子
至今分會闈者三主鄉闈者五視蜀學視湖北學去年
春自府尹超擢侍郎視順天直隸學釐荷　恩施滋

懼隕越每承　召對以臣及臣弟臣　省蘭經進之文優加褒許感激之餘愧汗浹背今夏　行在召見諭臣以古文要旨不啻數百言復以臣詩賦駢體文當不及臣弟臣弟時文散體文當不及臣竝以臣父學問當優其齋志舉場當由時文未善而枋文者不可不公而明　諭諭再三臣伏地感泣不克自勝謹以遇合有命具對因念臣四蹶鄉闈幸以迎　鑾召詩賦一等欽賜舉人臣弟省蘭四蹶會闈幸以奏進平定金川文荷　褒嘉旋於國子監助教任內京察一等蒙恩俟會榜後提奏得　旨一體會試成進士蓋

臣與臣弟科舉之文得半失半而戊子辛亥歲　御
試翰詹諸臣之文臣兄弟先後受　知拔置一等臣
比進說雍說壽二冊重蒙　褒賚光寵爛然臣兄弟
庶惟是詞賦及散體文之稍有以異於時而科舉之文
之不若人者大彰明較著矣語曰文章九命言應科舉
者命居九文居一也舉子以命自安謂之義試官以命
委舉子謂之不義臣以病起殖荒之後仰承　寵命
典試大邦私衷感悚惟恐豫章之木七年難辨謹與諸
臣矢公矢慎黽勉心力合已薦未薦卷因其言以辨其
志因其文以求諸道於道不甚倍而後繩之以法運之

以氣飾之以辭采其論策諸篇亦或以覘將來體用之萬一　蓋惟　聖天子壽考作人教化覃洽極千載一時之盛異日者庶幾黼黻　鴻業楨幹重任卽下之亦非愧循卓之名師儒之選而後道之適於治者不第文之云爾已解額舉人九十四名副榜十八名循例擇其文十三篇恭呈　睿覽而臣颺言簡首如此

癸丑會試錄後序

歲癸丑三月會試屆期禮臣請
簡考官侍郎臣吳省欽偕臣鐵保俱貳正考官尚書臣劉墉司其事而

欽命四書題首以古今民疾次生知學知困知又次操
舍出入其次場五經文各發一題蓋是科始行五經並
治之令而春秋文主左傳參之以公穀二家一洗明永
樂大全專主胡安國傳取士之習檢校再四額取百有
二卷謹擇其詩文之近理而不悖於法者十四首進呈
御覽而臣退而思曰言者心之聲文辭之於言其尤精
者也筆之於書爲文宣之於口爲辭辭尙達意先在達
理理有未明卽辭有鄙倍其辭不鄙倍矣而氣之不養
則亦不足以舉其辭以達其理而心之理卒未克以明
理命於天者也仁義中正是也氣質之性命於天高明

沈潛彊弗友是也若狂若廉若愚又其下焉者也詩言
民質禮言民氣氣可該質猶之理可該性性無不中氣
則不無失中第三疾相埒而狂與矜胥出於愚愚果求
明雖困知亦得與於知之數而學知尚已生知抑又尚
已我
皇上聰明天亶坐照無遺而又好學深思從心而不踰
其矩蓋惟存存於操舍出入之幾而日孜孜於明人倫
察庶物具生安之德倍學利之功非直
御製詩文已也即以文論而明徵定保與日星雲漢為
昭即以試事論而簡賢絀惡與風雨露雷為教良以民

氣之不靖由民之心不存言心自知始言知自學始言
學自六經始經者聖人之心之學卽聖人之心之道我
皇上道聖人之道心聖人之心言聖人之言世法世則
道洽政洽仁壽位育民氣醇如士首四民誠知古學者
三年通一經之義其秀者日知所無其頑者弗知弗措
以之爲學則篤而實以之爲文則醇而肆以之守已居
官則順而祥矜不爭而狂不蕩以臣至愚如椎斯鈍三
十餘年來曲荷
生成疊膺文枋每承
訓問惟負疚於不殖之將落而知識蓋尠

高堅鑽仰萬不測一或以困而未知少異乎困而不學之民而民疾之不可染者亦兢兢焉操之心而已抑願與多士共勉之而已

甲寅　恩科浙江鄉試錄序

易書詩禮樂春秋謂之文靑與赤亦謂之文靑麗東赤麗南東南之人善屬文殆天地之氣爲之而運會開先則由北學學之統文之運也運者轉也轉之義猶之折故記曰折旋中矩浙江因折取義本名浙江其源一自天都一自太末佐以百川納以鉅海視江海所折入者大小遠近異矣然而自宋以來婺學台學四明學考信

六藝森若斗杓杭嘉湖三郡循是代與人握隋珠家抱
和璧每一榜發浙西不啻大半此又一方之運會而其
陶冶鼓舞而成之者良由我 仁祖巡方過化衆
志丕變加以我 皇上十六年辛未幸浙越今四十
餘年又其閒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 翠華涖
士氣蒸蒸慮無不祓濯刮磨冀以播揚 聖天子省
方觀民設教之至意臣江左鄙儒由丁丑 行在召
試通籍中書洎登詞館每試蒙 恩拔自爵卿貳不
殖日落茲承 恩命主試是邦憶臣自戊子主貴州
試其後主廣西試湖北試江西試又三校會試一襄會

試每見浙卷中乘視他省上乘焉越在己亥臣以侍讀
學士襄浙試丙午臣弟省蘭以編修主浙試私論浙東
之文於上江爲近瑰奇磊落而患不醇浙西之文於下
江爲近淸和潤澤而患不肆不肆之害淺於不醇故遇
合亦因以易伏讀　皇上欽定唐宋詩文皆以醇
命之名至　欽定四書文非淸眞雅正不錄維揚
至杭八九百里間綴學之士向慕熙熙　存神過化
如會試江南卷未分上下江以前上江所儁不能下江
三之一也其明效也浙西東猶是也臣又嘗伏繹
御製文以文人抒藻地志資考揚子之潮浙江之潮不

可以枚乘觀濤廣陵之曲江一語強爲比附　聖謨洋洋竊奉爲讀書論文之法觀自揚至杭之文猶揚子之潮其水文上江與浙東之文猶浙江之潮其水武文也武也水之性也島嶼之變遷沙岸之長落則其氣運也今江浙之文盛於他省浙西及下江之文又盛於本省則　聖祖　聖孫必世百年化成天下而觀之象所云省方觀民設教記所云悠久成物也臣均元嘗襄試江南語臣正復相似本年合易書詩春禮題試士士亦多自好量材甄汰罔勉冰兢不敢偕協衷敬事之忱若因其文以知其人古之人且難之臣等幸以

景運之隆其間或有二三金箭備異時之　量使
是即以人事君之義夙夜不敢稍斁者夫

乙卯　恩科浙江鄉試錄序

乾隆六十年六月丙申禮臣宣臣吳省欽充乙卯
恩科浙江鄉試正考官之　旨而編修臣洪梧副之
儆裝戒行克期抵境監臨官以下紀綱整飭內外肅然
如額錄舉人九十四名副榜十八名擇其文八首詩一
首策五首遵例進呈　御覽而臣颺言簡首曰今之
試四書五經文覘經訓也詩覘文釆也策覘政體也試
有三而較重者首試誠以不明經義之一二即無以知

政體之一二所謂窮經將致用也古鄉飲燕禮皆歌鹿鳴之三所謂工歌鹿鳴之三宵雅肄三也鹿鳴之嘉賓序謂羣臣朱子謂諸侯之使臣又謂燕饗通用之樂歌劉瑾則謂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知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儀禮所存止諸侯之禮鄉飲燕禮鄉射大射諸篇稍及奏樂之制不可執以言詩鄉射飲鄉舉亦飲作鹿鳴詩者爲燕歌鹿鳴詩者不專爲燕故燕饗通用之說未可議也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臣或以皇華當在四牡之前無足深辨惟皇華見春秋內外傳內傳五善以咨諏度謀詢當之外傳之六德韋昭於五善外以

周當之不知外傳明云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
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忠信爲周言咨於忠
信之人卽內傳之訪於善爲咨也周咨一義韋昭乃分
而二之魯穆叔以懷和爲每懷毛傳據以爲每雖懷和
之訓鄭康成改毛訓爲私懷私懷而可爲德乎況末章
傳明云雖有中和自謂常無所及非卽首章每雖懷和
之訓乎皇華四牡皆五章鹿鳴三章鄭康成注禮時以
周行訓至道以德音孔昭訓明德及至箋詩改周行爲
周之列位德音爲先王之德教毋亦以鹿之得食於野
猶賢能之士祇奉德教野處而不匿其秀書名旣獻列

位漸登遂其職事是執尤必和懷審處此不特使臣然
凡士之與聞此歌者畢當擇以自處也此工之所以歌
三士之所以肄三也臣吳淞下士遭際　聖時不次
遷擢屢任文衡竊考浙之榜開自順治三年於今六十
二科其主文者百有二十三人疊充副考者二趙青藜邱庭漋
再充正考者四李厥翥彭啓豐裘曰修莊存與疊充正考者一王會汾臣
何人斯於己亥以侍講學士充副考矣越甲寅以今官
復充正考今又疊充此任且三科皆　恩科而今年
爲　皇上紀元之六十年至治馨香協氣翔洽如河
閒濟南泰沂徐淮臣所過境穡事已穫大半蠕如櫛如

自揚至杭秀者亟賓農士人僉稱嚮所僅見因憶臣就
塾初恭遇
皇上登極之年斗米不及百錢良由　列聖相承
重熙累洽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民純
亦不已懋躋　仁壽上下蒙福茲者又周甲子彼肄
三之士雖涉於利祿之私必勉於詩書之業臣等所發
之題咨諏度詢之義也舉子所上之文呦呦和鳴之義
也臣四試於鄉未獲與聽歌之列洎尹京兆會頒
御製補笙詩俾侑鄉飲試据古笙奏之典簫鹿鳴而笙
御製南陔一篇孝秀之實賅在　聖文異時將

典列位懷和將事以脩任使以廣　聖朝久道化成
之治庶無負肄三之教而日三至三折水之鄉或有賢
且能者書其名而先資以拜獻云爾

壻上海喬淦玉緄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五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牮
　　　　　　　　　　　敬沐起元　校字

碑記一

重建德安府學大成殿碑記

周立四代之學祀舜禹湯文王而不立廟孔子有廟惟魯而已其後立孔子廟於學學之堂曰明倫堂之後學官居之故學無不治者而廟則自春秋丁祭及月朔望郡邑長拜謁外間有摧敗不暇深省或省之而以謂可緩日積月久遂不可治予以辛丑二月按德安謁府學之大成殿丹膺埔剝梁木欲壞神像後蔑蔽之其地

嘗府治東三皇臺前宋淳熙年所度明洪武三年通判安植移之東北隅至七年而同知羅子理徙復其舊者也明年春廬陵蕭君良玉自刑部郎出守是郡一見欲新之而工費繁重又明年政通人和出私錢購楹材四楹直八九十緡泝湞口而上諸長吏亦輸錢數百緡克期以是秋庀材鳩工而省欽當曼代去循其請預記之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學治而廟不治學之官不自安也顧其職冗散而不足於事權其祿又裁足自給修廟費輒數千百緡聖賢木主上雨旁風其間有古象未毀者盍合乎廟之有尸而亦不遑顧焉此非本心爾

矣德安屬一州四縣督學者按試時詣廟詣學易書詩禮春秋之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身心意知之緒非不進諸生而詔之而廟之修不能進諸生而謀之故予三年來如宜昌通山利川府縣學舉率錢為之倡而實自郡邑長發其緒德安素擅文物自 國初建廟至今百有餘載其間祇稍補綴太守以因為創勉先勞之義而行之門橋兩廡次第聿新下令不有如流水者乎當明之初欲以三皇秩祀於孔廟貝瓊辨之曰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三皇宜祀

而不可祀於孔子之廟茲之廟在三皇臺前蓋元時郡縣通立三皇廟而醫者主之由今之典百世不能以易矣行其庭者尙毋忘率作之艱而可哉

敕封忠義神武靈佑關大帝當陽陵廟重修碑記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湖廣督臣舒常言當陽章鄉有關帝寢墓以後裔世襲博士一員承祀居春秋官祀縣令來詣行禮伏思我

皇上崇德酬功於　關帝再加號謚尤昭誠敬當陽既有寢墓與他處僅有祠廟者不同請以距當陽百二十里駐守之宜昌鎮及該管之安陸府就近輪往承祭以

昭敬重　制曰可越二年舒公與巡撫姚公捐廉倡輸自堂斧兆域暨門塗垣楝齋房庖湢之所靡不整治如制蠲蜎肸蠁式憑儼若省欽謹記之碑曰周官禮小宗伯職成葬祭墓爲位冢人職凡祭墓爲尸註一以謂先祖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一以謂禱祈蓋冢人之職於始竁爲后土之尸於凡祭爲所祭之尸夫曰凡祭則非一祭矣乃二鄭以墓祭無明文故不敢曰墓祭而苐曰禱祈宋儒又以古不墓祭墓祭始漢明帝之上陵然間考武王行軍祭畢曾子言椎牛而祭墓孟子言東郭墦間之祭者皆在漢明帝以前若曾世世相傳

以歲時祀孔子冢光武祀李通父冢則不特子孫因祭墓即遠而國人上而天子亦得祭墓致禮誠以體魄所藏視廟中之祀其精氣無所不凝故禮不容以闕也今京師府州縣衛下至百家之聚遼絕異黨之域胥立廟祀　關帝其長吏所治尊曰武廟與文廟等按武廟立自唐開元中祀太公尚父取名將十人爲配建中初顏眞卿請以名將六十四人圖形配享　帝始與焉宋開寶中詔定前代功臣烈士二十三人各置守冢三戶而帝復與　帝有墓在華陽見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序至今巋峙往嘗展拜而記之而章鄉之兆於禮得尊曰

陵裴松之所云孫權葬以侯禮者于是乎在樵蘇有禁

香幣有司迨至我　朝數典綦備我

皇上懷柔昭格事神如在既册加封號以祇荅乎　帝

之靈其史臣舊謚得　旨特改忠義布告天下釐正

籍版夫乃知壯繆之稱卽使從後鄭繆穆通用之訓而

仍不足以誄行也信者民之所以立也亂臣賊子天討

之所不赦也　帝不幸生亂臣賊子之世而氣塞天地

光爭日月惟此春秋之志焉今春秋官祭與上丁並埀

而章鄉一邱孔林是埒墓祭之官典隆謚美陵與廟亦

於是乎訖工然則審禮文之譌而紀崇祀之盛覩學者

可得辭其責耶廟殿二重門三重陛高若干丈縱廣若干步率錢人姓氏官籍並見他石

重修尚氏家廟碑記

維

聖清龍興東土應

天順人佐命立功之臣丹青竹帛載德不忝若平南敬

親王尚氏杖策嚮義倒平禍難始終臣節將謝兵柄歸老以吳耿煽亂留鎮騎箕

聖祖命於王門下置佐領七員在京五陪京二俾守職志世官世祿延至於無窮王有子三十三人其第七子

太子太保內大臣和碩額駙諱之隆尚主賜第大保孫
參領玉德隨其兄侍衛兼副參領玉成嘗以乾隆十六
年辛未郎門左故祠拓而新之閱今歲久亟待修繕先
是乾隆戊申冬參領君第六子維昇以廣西左江鎮總
兵從今大學士前兩廣總督仁和孫公征安南旣平復
拒順明年春正月殁於市球江南岸事
聞予卹視提督例予謚直烈予世襲輕車都尉而君餘
子現官副將參將遊擊者五人自餘影纓之選青衿之
俊赳赳莘莘胥族姓百餘人歲時會祠下苟廟貌之弗
侐懼昭格之或爽而立身揚名之志亦無以示觀感焉

君之齒七十一矣痛其兄先逝率兄子參領維愼營甲寅二月吉鳩工庀材自闢及堂自砌及霤奐如奐如計仞四計錢 萬 千 百有奇貌孔肅也成孔安也古諸侯大夫士門以內右堂寢左廟寢而塾而碑而序而階而左右房而廟而堂而寢其制多相埒廟以藏主主以依神神道清靜惟地近居室循省易周故修廟之舉不常見於書史後世立廟之處不能盡度夫宮室之左間過行禮多就堂寢而廟之中不過月朔望至或歲時至修之費愈鉅故修之舉愈曠君四十餘年中兩舉其役即死綏結纓之令子以禮祔食與昭忠祠所崇祀安

南王阮光平所奉祀者要以侑焉獨孤及曰贈者一時之榮諡者不刊之典名過是廟者可以知　國家褒䘏之恩勳舊臣貽謀錫類之原於什百之一二已水曹郎玉相於君爲同祖弟諗予乞修祠之文予以祠者時祭之一今世祠堂唐以前曰先廟亦曰家廟爰從昌黎烏氏廟碑之例改題曰尙氏家廟碑而記其重修之歲月

河西務朝陽寺碑記

務關梳自河在武淸治東北三十里自元以來爲漕運津要商販輻輳炊烟集霧初設戶部分司其後築城置驛改設同知一巡檢一以其瀕運河之西亦謂之河西

務進河即白河一名大通河一名通惠河者也務之爲言猶聚也關猶城也城之南有寺曰朝陽周垣百數十丈三門洞然寺僧智鈞年七十餘矣芒鞵破衲導予入天王殿大雄殿升藏經閣閣上下牙籤金象器用具備蓋康熙五十六年後住持性善拓順治二年所建之茶菴爲之而智鈞與其兄智鍵於乾隆三十年建無量佛殿嘗一日而募施者八百緡智鈞復建閣前之兩序六間配堂十二間順堂十四間三門內兩序十間庖湢庫庮三十間數十年來木之材手以飭土之工手以埴料量節嗇隨堂粥飯積之漸而成之頓費半功倍奕奕乎

勃碣都會間一名剎矣浮屠氏之學以淸淨寂滅爲宗至其棄恩誼絕嗜欲雖毀殘支體舍其身而不顧彼居處衣食之節夫何以動其心然而通都大邑梵宇鱗比即山谷間人跡不到之區亦必有草寮木室以羣鳥獸蓋彼欲爲教不能自外乎養養之以居處養之以衣食論者以其自外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舍其父子而別若父子舍其兄弟而別若兄弟乃且叢林方丈戒律嚴整不啻有大夫師長之象而後其養不匱其教可尊此以嘆先王之道仁聖賢人之學爲範圍曲成而不過不遺如是也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

肯構子稍習人事以還回念高臺曲池向之弦肄其中者一過之而圮再過三過之而墟而十洲之宮十方之院鐘鼓不移覺方外之賢較方之內者有以守而待昔韓子之序文暢也以謂喜文辭墨名而儒行儒者之行孰大於天地之經與夫恭儉慈惠之德此心同此理同苟有一之相類則文辭末務韓子猶起而進之雖其爲浮屠周遊天下請搢紳先生之咏歌以爲寵似近於趨騖名利者之所爲而不以擯斥設韓子而遇斯人見斯舉也其起而進之吾不知其又何如也吾竊念夫養者教之原孝慈者民之行以墨者之教而不能外夫養以

成其孝與慈以行其教故因其請而推本論之

重修舊保安衛　聖廟碑記

保安州故與保安衛同城明景泰初徙衛於雷陽站站有新舊城嘉靖間山陰沈貞肅鍊戍所也其新城西南隅　聖廟建於正德五年我　朝順治十四年裁衛學教授令州學兼攝康熙三十二年裁衛入懷來縣而其地仍曰新保安衛與學先後廢所不廢者廟也宣郡同知通判各一同知分東境治新保安通判分西境治西寧西寧衛亦改爲縣一學二廟每春秋上丁通判與知縣分祭新保安則同知專主而支懷來縣賦羨銀二兩

有羸不給於用五十六年同知余毓浩倡捐祭田共襄
大典乾隆十六年同知馬彭年重加修繕乞海寧陳文
勤世倌記之歲祀屢周頹落不治門人顏君培天攝
丞篆思治之而力不逮比學是官輸百金爲之倡而新
舊城諸生且百人人各奮厲所輸與所募且什之今夏
五予自宣郡歲試回軺祗謁橋門與若廡陛悉新啓聖
祠別移於後左惟殿瓦未覆涓埃祗效督工者初不欲
以資予予告以不我資將不我記矣既成謹爲記曰古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大而釋奠小而釋菜奉
先聖先師位其間學不必別立廟也自漢立孔子廟堂

於會而所立諸經之學有博士有弟子博士若今教授教諭訓導弟子若今廩增附生員爲學爲廟本分爲二漢所祀類祇先師而不必先聖唐以後祀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明嘉靖間尊之曰至聖先師若合先聖先師爲一人首四配次十哲次兩廡立廟之地無不立學學以居師徒廟以安神位即書院義塾中往往設聖位以昭尊事乃合樂薦牲之典不敢私以舉者誠以名雖似學實未立廟也雖然廟者聖之貌學者聖之道與聖之心心聖之心必道聖之道道不外乎易書詩禮樂春秋亦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學之於空虛寂

滅而道以詭學之於弊隨惡亂而道以猶尊聞行知羨墻斯見衛學而併於州廢猶不廢矣舊衛廟而必待修於州與縣不廢亦廢矣予以諸生居此者多不如舉延慶鄉學之例請置學額移保安州訓導函席而弦肆之僉以謂廟既不廢學可不必別置是其重視廟而不規利於學之員額者尤可尚也關門雖阻密邇 國靡而顏君以書諾之官舉實校之役又言廟暌有隙地苟建義學以教諸生是則因官廟而立私塾之義也故牽連書之凡率錢人姓名書之陰以示風義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六

南滙吳省欽沖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赳元　校字

碑記二

重建玉田縣采亭橋碑記

太行之脈迤東至今玉田縣燕山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晉咸康中石虎攻段遼遼將陽裕登燕山以自固其指爲燕然山者妄也山又西北上五里許其土如靛舊靛者恆取土和之澗水涓如是曰藍水水經鮑邱水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無終故城今當在薊州境而玉田縣西二十里有采亭橋者其水

出燕山合三樂臺看花樓諸小水滙橋下橋三孔明萬歷閒縣令繆思啓以下流決壅疏入薊運河嘗嘉靖三十六年薊人曾世臣重修橋記以謂創自唐時未之有考興州左屯衛百戶朱鉦欲廣其制爲五孔未蕆而歿邑人苗滋等率私錢請於官董而行之碑今在水中予春暮經此欲審所爲水如蔚藍者而其源巳遠其流甚細且工徒林立其碑不可以審讀茲縣令崇明倪君爲賢錄示曾記且告工蕆屬予記其事因報曰東南之水浸而巨其橋級而上其下達帆楫焉西北之水及冬輒涸徒杠輿梁雖未成而未病於涉惟夏秋之際潦漲暴

盈葺杭莫跛橋之利於民而不得不利於石也固也計嘉靖三十六年至今閱年二百有四十四閱丁巳運數祇亦適然然橋之創始曹學佺名勝志謂金學士楊繪爲之繪故邑人呆亭乃其別字曹之志作於萬歷間距茜滋修橋時不遠世臣蜀人而莫之考曹以閩人考而知之縱金史無繪傳而繪猶以橋傳於鄉苐橋之名不繫官不繫楊公而繫其別字亦以見事無鉅細名以實留而當時風俗之美不以貴而加於鄉黨不以恩而色於鄉里且役繁費鉅六七百年來邦之人先後爲鄉里計因以爲行旅計者請於官而政舉急於私而事集具

可書也橋之東為三皇廟三皇有廟蓋元制也不立於聖廟而別立廟則貝瓊之議也倪君將以碑記嵌廟壁並考論之如右

鹽山縣移建　聖廟儒學碑記

鹽山地產鹽隋開皇十八年以山名縣縣直山西北八十里於東漢為高城縣渤海都尉治焉自唐訖元明屬滄州雍正初改天津衛置府以縣改屬縣望視他縣最而薦紳弦肄之徒較尠每京兆榜發十科中僅得一二則有以是咎　聖廟失地脈者廟直治西不數弓岸獄枕其上頗今治非漢治明洪武初縣令吳文擣自今縣

南之漢高城縣舊治移此劉昫所云舊縣在今鹽山南是也昫所指之舊縣殆即文靖先所治之縣舊縣城距今縣南三十里而顧氏祖禹謂在南六里此如今之長蘆鹽沃海水入坎日曝而成顧氏謂海在縣東七十里潮汐所至土皆鹹鹵煮爲鹽而設官司之長蘆鹽利出於縣者十五六顧氏所云縣之鹽利可据所云煮鹽不可据也廟學之立無碑志可考而縣之必有廟學當自明初文靖既徙縣度無不立廟者特草創之始其地或未亟以擇湫囂圯壞事勢固然然其不克以安 聖之靈而爲儒之病向之令是縣者夫豈膜而置之縣之人

豈習而安之工鉅役繁發之而懼其無以收已耳去年夏四月予按正定府方苦旱而鹽山縣令鄧君以書來請曰縣東南有高敞處將移廟與學於此謹輸三百金倡之而其餘募之縣之人予又懼縣之人未必以赴公亦輸金穀其三之一 踰年事蕆縻錢七千 百萬有奇自門塗殿廡迄學師弟子堂舍秩如奐如庶所稱說以先民之效矣君又言甲乙之位曰長生丙丁之位曰文明或以地師之學非先聖所言抑知古之人建都營室靡不熟相夫陰陽之故吉凶損益之宜少不便於民必改卜再三而後止況以 聖人之宮師弟子講學會文

之地狃乎其舊而不與之更始樂成將何以爲治也桒幣攸釋賓興及期記之碑以待來者鄧君名元煐江西新城縣人乾隆甲午科鄉貢生由某縣調治鹽山

增置保安沈貞肅祠水田碑記

終有明之世忠良屠僇若三大案三小案外嘉靖間死最烈者南則會稽沈公北則容城楊公皆死奸相嚴嵩手楊之劾嵩也後予諡在先沈之劾嵩也先史稱天啓初予諡忠愍而公年譜載萬歷三十四年公孫存德請諡崇禎十六年南京禮部侍郎管紹寧請諡公貞肅若忠壯得旨照正擬予諡今新保安本名漯陽亦名雷陽站有沈貞

肅公祠榜其得實無可疑也當嘉慶丁巳夏予入祠拜公象公裔孫翼祖并以畫象示予蓋公故里有表忠祠而天津公僑寓地亦有祠新保安之祠故公謫佃所孫曾世奉祠弗絕予因題五言十六韻揭之楣今戊午四月予復過祠下翼祖率其子來迎且謝增置祭田之舉愕然無以應也而吾家宣化太守鼎雯曰有之鼎者承捐書院費百金事未集適入祠見所榜詩及壁間祭田碑知明隆萬間巡按御史吳允中捐置如干畝康熙四十二年懷來令陳潤蓴置右所田二十畝乾隆二十二年懷來令吳文正爲贖地數頃其三頃則孟姓者歸直

弗受第山田磽薄一頃不得三四鍾會國子生楊萬年有保安州左家渠水田四十一畝宜秔稻無水旱憂願以原直二百金歸之祠故任其直之半而其半取之纍所捐書院者焉嗚呼死諫之臣與疆場之死事緩急固以異矣古志士仁人之烈不有其身何有於子孫顧自志士仁人言之則可自他人言之則彝好不存而人之道亦幾於息當公戍保安時賈某者既徙家以家公史謂未有館舍賈人某徙家舍之課從遊之粟鋐粱子健哭公尸武崇文匿公詩文藁行於世惜史不能遍以及而牲醪之奉饘粥之供易世而下猶如公初謫時給薪米惟恐後者嗚呼

不已亮哉公大較與忠愍同臨刑時亦近忠愍他詩文豪宕而不詭於法觀其志者廉頑立懦皦然爭日月光因爲揭史家之小誤而叙其祭田增置之由俾後之人知予得稍以示觀風立教之義者微太守之賢不及此左家渠導洋河成之畝直六七金其四至及禁私買公牘俱詳別石

敕賜雲峰寺重修碑記

雲峯寺俗曰北菴直輿治西少北半里其初曰北道堂曰淨眞院宋乾道閒里人沈氏建奉眞武神於此回道人再生樟在焉唐宋仙釋之宮祇名院其曰本一禪院

自宋亡後史信國故客趙孟僩始孟僩見世系表爲太祖十二世孫浙江志言德祐末陶菊隱散家財集義兵謁文信國於軍與趙孟僩殷澄號秀州三義嘉興志言孟僩先世故黃巖信國開閫江東浙西授從事信國赴闕孟僩留吳中僅五十日宋亡元兵執而官之以疾辭遂去吳遊情佛老者湖山汗漫集松江志言孟僩於景定辛酉見信國許爲瑚璉器時年十七及留信國幕五十日信國赴召環衛王邦傑以平江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僩吳江尹辭去越十年爲道士改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字月麓自號三教遺逸本

一禪院志月麓延天目中峰師開堂說法中峰名本一
故改此道堂爲本一禪院院有賢首堂中峰月麓松雪石
刻象今尚存松雪題殿梁字及殿板畫龍髯鬍存六七
楊鐵崖陸文定董文敏陳眉公留題亦夥伏遇我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
巡方至松
御題雲峰寺額以賜山門煥照炳如日星而風雨之不
時朽蠹之漸致垣頹瓦敗匪直名蹟之日湮抑雲漢之
奎文懼弗克徽以守也南豐趙公來守郡之四年三登
洊告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周覽斯寺舉而新之圮者立

缺者補腐者闕者佛家之駁落者以與以治歸如煥如十方頂禮歎誦雷動蓋古忠義之士莫多於宋莫多於信國之發幕信國至燕有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之語故信國辟署師府帶行監思文院行江西提刑兵敗削髮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之何時及嘗從信國遊者潰不知所終之劉子敬史並列之忠義以孟僩之志節如是而史顧不書且松江志言咸淳乙亥而不審乙亥之爲德祐二年浙江志言孟僩與陶菊隱殷澄爲德祐末三義而不審其當在德祐之元年爝火將殘文獻放佚惟孟僩自題文山之客千古忠貞二語可蔽

之也已朱之待宗子也厚靖康以來死事者累數十人其遺跡多莫考而孟倜一坏猶在寺後黃冠歸老心迹攸同況

御書題榜信有虹光燭天之象何孟倜之不幸而幸如是也趙公名宜喜字鑑堂江西南豐人乾隆五十九年以陝西同知擢守松江寺之修在嘉慶二年閏六年訖工凡木石工作錢若干萬并識

南滙移建魁星閣碑記

鄉會試自第一至第五號五魁魁之號多者至十六或十八而止魁星之祀顧氏炎武謂不知始何年魁北斗

第一星奎北方元武宿之一奎爲文章之府乃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鬼字之形鼎足而起其斗二星所主不同字音亦異說似辨矣實未聚也奎在西宮咸池不在北宮元武宿爲封豕亦曰天豕曰封豨主溝瀆爲天之武庫五星犯之主兵德律書奎毒螫殺物徐邈曰奎一作畫畫即跨故星經以爲白虎趙宋以前未有稱吉曜者自乾道五年五星聚奎占者謂文明之兆羅氏泌蒼頡觀奎星圜曲之勢制文字王氏應麟改爲觀魁星圜曲之狀皆出援神契奎章一語附會之詞是奎章有閣瀛奎律髓有編林靈素至稱蘇軾爲奎宿奏事不

知五星凡聚處無不主泰平者也北斗魁四星第一樞
二璇三璣四權其形若圓若曲奎十六星晉志十六星兩端
銳若梭而潤安在其圓曲者以玉衡之三星合魁四星
爲中宮北斗其體尊其用廣至魁星之主科名大學光
齋之禮狀元送鍍金魁星杯盤一副宋周密所識也金
斗高跳鬼狀獰人言此象是魁星淳祐間番禺李昴英
送魁星與李子先詩也舉手高摘萬丈虹光文信國代
富川酬魁星文也手筆手金錠則明蔣一葵謂天順癸
未崑山陸容於會試前歲寓必定之意而圖之也我邑
袠廣百餘里進士科相望我　朝順治康熙間施淸惠

葉忠節尤著即雍正甲辰榜之唐教授班朱少詹艮裘馬大尹嚴以甲第序皆今邑境人今邑析自雍正四年丙午丁未榜之葉教諭承庚戌榜之顧成天雖邑人而一籍青浦一籍婁乾隆戊辰榜予季父樂昌尹世賢籍係奉賢而太學題名碑錄皆誤作漢陽人若壬辰榜之施教授潤則又邑人而籍上海癸未戊戌榜予與弟省蘭碑錄中始著籍南滙焉嘗乾隆二十九年靈壽楊侯宜崙於學宮之東倡修三層閣高五丈五尺圍十三丈上奉文昌神中奉魁星旋於閣之西文廟之東建惠南書院經營締造鬱焉改觀顧形家者言閣與大成殿脊不相

中地脈叉局促創建以來科第寥落屢議移建於隔水之太乙巽宮而地窪工鉅觀望弗果嘉慶七年冬錢塘張侯昌運語予偕孫司訓銓邑諸生莊顯王誠先後相度酌中科南北分金爲閣專祀魁星與大成殿脊遥對巽乾一貫甚得地利侯與予兄弟各輸錢以倡築基飭材八年四月工興七月工蕆凡高下圍徑一如其舊而地脈疏㓜體勢聯絡邑人士欣欣色喜謂靈秀清淑之氣必有貫三才以昭響應者是役也縻錢一千二百千有奇錢價方貴較數十年前值銀千四五百金書以埃錢貨之考至文昌帝君北奉

旨祀與關聖帝君埒侯克期議舉擇地與閣相比亦謂文昌之宮以魁星旁侍爲失序魁更不可改爲奎故正其神號祀於閣之最上層而予爲之記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